

张中行

作品集

（第二一卷）

诗词读写丛话 作文杂谈

粥飯随缘庆古稀旅囊犹貯旧緇衣三

冬宛委尝寻道万步穷通未見聾

犖穀風高怀硯老濠梁夢斷為魚

帰賞心欲共去冰尽回首一應吟四九

非朔風吹帽吹華顛漫與黃花

忆盛年隨月自游金羅銀愛

蓬人在木蘭船湖山驚雨常

為伴紙墨新情劇可伶屎溺

乾元參欲透玄功尚闕祖師禪

幾度扶風倚絳紗倦游揚墨不成象

襟心一覽虛生夢長物室留魚子本

跨風秦樓誰駐為年禽香帖自塗鴉思

鈔采菊尋常事取次為門學神瓜粥

飯隨緣庆古稀旅囊犹貯旧緇衣三冬宛

張中行作品集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中行作品集 第二卷: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张中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ISBN 7-5004-1603-2

I. 张… I. 张… III. 张中行-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312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 插页:6

字数:469 千字 印数:11001—31000 册

定价:20.00 元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张中行先生的著作两部：《诗词读写丛话》、《作文杂谈》。《诗词读写丛话》曾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7 月出版；《作文杂谈》曾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1 月出版。



古今音

上面两个题目谈谈。读，一般表现为口动出声（^{邻近的}人能感知的声）；也可以默读，表现为只有自己感知的声。而提及声音，麻烦就来了。麻烦的本原是声音因时地的不同而~~不同~~。严格说，也因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我们有幸也常出入大观园的怡红院，就一定能够~~辨别~~分辨，这声音是晴雯的，那声音是袭人的，虽然两个人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北京姑娘。这分别是韵味性的，或者说，不是语音系统的，再或者说，比如~~读~~^{（本面上的）}表现出汉语拼音，就看不出分别^来的。由时、地而来的不同就不是这样，而是表现为语音系统的分别。时有长有短，地有远有近，长到、远到什么程度就有变易？变易有大小。小的变易，或说较难觉察的变易，也许时间相当短、地域相当近就会有吧？时间较难说，以地域为例，民国早年，在北京还保留~~（难言）~~^{（难言）}故土^{（小）}的~~（小）盖风，有个精细的老北京朋友告诉我，东城、西城的语音有^{（小）}别，他~~（小）~~^{（小）}听~~（小）~~^{（小）}就~~（小）~~^{（小）}知~~（小）~~^{（小）}道。由此类推，我们可以知道，再远过去，所谓古汉语，以容易觉察的不同为限，由时的不同而来的，兼由地的不同而来的，那数目就太大了。
~~（难言）~~说，明朝唐寅和清朝沈复都是苏州人，可是语音必有别，因为不同时；孟浩然（湖北人）和王维（山西人）是同时人，可是语音必有别，因为不同地。这复杂的情况会推导出一个~~

目 录

诗词读写丛话

前言 (1992 年版) 张厚感 陶文鹏 (3)

上场的几句话 (15)

一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18)

二 情意和诗境 (26)

三 写作和吟味 (35)

四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46)

五 读诗 (55)

六 读词 (64)

七 古今音 (70)

八 关键字 (79)

九 偏爱 (89)

一〇 旧韵新韵 (95)

一一 奠基 (102)

一二 近体诗格律 (109)

一三 变通 (119)

一四 拗字拗体 (127)

一五 押韵 (133)

一六 对偶 (一) (139)

一七	对偶 (二)	(148)
一八	古体诗 (一)	(160)
一九	古体诗 (二)	(168)
二〇	古体诗 (三)	(178)
二一	诗体余话	(187)
二二	词的格律 (一)	(195)
二三	词的格律 (二)	(203)
二四	词韵	(214)
二五	试作	(223)
二六	情意与选体	(230)
二七	诗语和用典	(237)
二八	外力	(249)
二九	登程	(258)
三〇	捉影和绘影	(266)
三一	凑合	(275)
三二	辞藻书	(286)
三三	勤和慎	(293)
附编	说梦草	(299)
并序		(300)
一	五古	(303)
二	七古	(308)
三	五绝	(310)
四	七绝	(313)
五	五律	(334)
六	七律	(347)
七	词	(360)

附录 诗韵举要	(371)
---------------	---------

作文杂谈

序 (1985 年版)	刘国正 (387)
-------------------	-------------

一 缘起	(390)
二 什么是作文	(392)
三 为什么要作文	(396)
四 言为心声	(400)
五 辞达而已矣	(406)
六 言文距离	(410)
七 课堂作文的练功	(414)
八 多读多写	(418)
九 熟练与知识	(422)
一〇 读什么	(427)
一一 怎样读	(432)
一二 精与博	(437)
一三 读与思	(442)
一四 眼力的培养	(446)
一五 文言问题	(451)
一六 由记话起	(456)
一七 随手涂抹	(460)
一八 低标准和高标准	(465)
一九 关于照猫画虎	(471)
二〇 写作知识	(475)
二一 言之有物	(481)
二二 关于一己之见	(485)

二三	题与文	(489)
二四	条理与提纲	(494)
二五	按部就班与行云流水	(499)
二六	开头结尾及其间	(503)
二七	思路与字面	(508)
二八	藕断丝连	(512)
二九	顺口和悦耳	(519)
三〇	采花成蜜	(525)
三一	规格之类	(531)
三二	修改	(537)
三三	粉饰造作	(543)
三四	累赘拖沓	(549)
三五	板滞沉闷	(555)
三六	师生之间	(562)
三七	言教身教	(568)
三八	课内和课外	(574)
三九	作文批改	(580)
四〇	结束语	(586)

读后记	杜南星 (589)
-----------	-------------

诗词读写丛话

前言

(1992 年版)

张厚感 陶文鹏

和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常常听他谈诗论文，说社会，道人生。他调门不高，但其风骨，其智慧，每每沁人心脾，启迪后学。他生性随和，好与晚辈交游，一两二锅头下肚，使我们忘年，亲切地称他“行公”。

行公清光绪戊申生人，行年八十有二。思辨清晰，有力度，举步轻捷，毫无龙钟之态，前者得力于舶来的方法论，后者得力于国产化的禅。——淡漠功名，布衣布履，来去少牵挂；心中，笔下，有一块小小的“自留地”，静心耕耘，自给自足。

社会在进步，生活总是越来越美好的。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不亦乐乎。生活起居井然有序，节奏不紧不慢，既益养生，又见成果。近十年，他写了十来本书。其诗言志，其文也言志，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作文与做人关系密切，古人说为人贵直，为文贵曲。行公是这样躬身力行的。他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追求真诚，重情义，辨真伪，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

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这，也许就是行公的人物性格吧。他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反对八股气，讲章气，刺绣气，烟雾气^①。其文味如橄榄，细嚼慢品，当余味无穷；文笔轻松、冷隽，设喻取例，无不鞭辟入里；行文如话家常，行云流水，顺乎自然，好像得来全不费功夫。究其实，他用了大力而不为读者觉察：其情，其意，乃至对人生的彻悟，深深藏于根柢。读行公的书，不能像读武打小说一般，一目十行，只图热闹，否则是要大失所望的。

世间夸人知识丰富，有说“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上的全知”者，那是调侃。行公高寿，自称“六代之民”^②，充分享受人生的赐予，饱阅社会沧桑，况一生勤勉，其学识渊博，笔下能侃，是了解他的人所共识的。他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于金石书画，亦广有见识。比如说，历代碑帖，他如数家珍；周易，他发表过文章；禅宗，他有著述；学文言文，他有选本和论著；作文教学，他出过书；人生哲学，《顺生论》已脱稿；相对论，他钻研过爱氏的多卷本文集；罗素哲学，他读过主要的英文原著；缠足，穿高跟鞋，他能与葛理士的性心理研究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得那么头头是道，那么严肃认真，等等。人称杂家。从某一视角看，亦未尝不是。不过，语文，中国古典，人生哲学，他更为专深，已有几本专著明证。《诗词读写丛话》付印，又一本专著

① 八股气，用空话、大话、假话以宣扬既定的什么理。讲章气，行文正襟危坐，隔几句就来个“必须指出”或“应该牢记”，表现为唯我独正确的样子。刺绣气，形容词语很多，话曲曲折折，表现为扭扭捏捏，有颜色而无筋骨。烟雾气，把不常用的术语、意义不鲜明具体的词语，先求多多益善，然后嵌在既冗长又不平顺的句子中，结果就使读者见文字之形而不能轻易地把握其意义（也许竟至没有明确的意义）。（见1989年11月《读书》杂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② 行公有枚闲章，称“六代之民”。六代，即清末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沦陷时期，抗战胜利以后，建国以后。表示自己经历的时间长。

问世。

行公说,《诗词读写丛话》是要还文债,勉为其难写成的。这是谦词,其实他游刃有余。读后,深知这部新著,凝聚了他长期研究诗词的心血。他把自己的心得乃至招数,“泄底”献出,使这本导入入门的读物,成为一部含蕴丰富,见解独到,趣味盎然,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既普及又提高的力作。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深受诗歌的熏陶。唐诗,宋词,历代传诵,家喻户晓。但是,如果要问何谓诗词,诗词有什么特征和作用,恐怕很多人难以置词。此书的开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说起。行公先论述语言文字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然后一层一层分析,最后自然地得出结论:诗词,就是以精练的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表达出幽微情意”的妙手。这个界说很精彩,捉住了诗词的“魂”。那么,情意和诗境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诗境是为了表达幽微情意而“画”出来的。而它一经画成,飘忽、模糊的诗境就固定了,明晰了,变得纯粹了。人生所经历之境,主要是实境、梦境和诗境三种。诗境离实境较远,离梦境较近。但它与梦境又有大分别。“首先,诗的意境是人所造,梦境不是。其二,因为是人所造,它就可以从心所欲,取适意的,舍不适意的;梦境就不然,例如你不想丢掉心爱的什么,却偏偏梦见丢掉了。其三,诗的意境是选择之后经过组织的,所以简洁而明晰;梦境如何构成,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它经常是迷离恍惚。其四,诗的意境有我们知道的大作用,……如果没有诗的意境,生活至少总当枯燥得多吧?梦境想当也有作用,但我们不觉得,也就可有可无了。这样,为诗的意境定性,我们也未尝不可说它是‘现实的梦’。”谁说诗境难以诠释?行公在这里讲得明明白白。

行公就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他分析困难的深奥的问题,善于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犹如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

076565

窾，因其固然”，因而“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给人以“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快感。这本书第四讲“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讲的是诗词在形和神两方面的分野。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这个命题，有不少诗词研究专家阐释过，似乎都没有讲清楚。行公从语言、音律、情调、意境诸方面谈诗和词的分别，既肯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宜于分工，又说明二者可以转化，以及如何看待这种转化。他以京剧为喻，说：“诗是出于生角之口的，所以境阔，官场，沙场都可以；词是出于旦角（还要限于正旦、闺门旦和花旦）之口的，所以言长，总是在闺房内外说愁抹粉”。“词有表现娇柔委曲的本领，但也无妨豪放一下。……本事大了，就像梅兰芳，虽然经常扮演虞姬，却也可以反串楚霸王”。“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本行当与反串终归不是一回事。直说是，词，就意境说，确是有正有变：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正，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变。”最后总括起来说：诗刚，词柔；诗直，词曲；诗显，词隐；诗男，词女；诗境阔，词言长。行公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便把诗词各自的特征，同源异流的历史及其错综变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生动有趣，使人豁然开朗，又欣然感悟。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来源于他对诗词深透的研究和辛勤的创作实践。

讲到读诗读词，行公耐心地指导门径。比如，应该读哪些作家作品和有关的诗话词话，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他都认真指点，并且传授阅读方法，仔细讲述从理解到深入再到仿作的学习和实践程序。他说，读诗词，最要紧的是透过诗句及其意义而唤起诗情，走入诗境，“最高的要求是境的化”，不能只在字面上滑，也不应舍本逐末，仅仅欣赏技巧，把读诗词当作看杂技，更忌刻意探微而胶柱鼓瑟，穿凿附会，陷入误区。对于有些难解的诗词，行公主张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以便取得境的化。认为求甚

解就未必然，至少是未必有助于境的化。他举李商隐的《锦瑟》为例。这首诗最难解，为人们所公认。古今解此诗者不下数十家，但这些学者专家用锲而不舍法，欲必求一解而宁可穿凿附会，造成猜谜式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行公用“不求甚解”法试解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一晃年已半百，回首当年，一言难尽。‘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曾经有梦想，曾经害相思。‘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可是梦想和思情都破灭，所得只是眼泪和迷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回想，旧情难忘，只是一切都如隔世了。”这是融化了诗境的妙解，令人拍案。行公以常人的诗情去感受诗人的诗情，又以自己的诗心去发现诗人的诗心，所以解释得这么自然、亲切、明了。在我们看来，这种“不求甚解”的解，比起大力考索而把诗的意境弄得支离破碎的种种宏论深议，不啻高明百倍。他说：“诗词，以‘情’为骨髓，所以写要发乎情，读要止乎情；离开情，到其他场所游走，至少为了节约，最好还是不写，不读。”确是内行人的话。

在这本书中，行公对 3000 年的诗歌流变史，作了粗线条的勾勒。他评价古代诗家词人的作品，简明扼要，闪烁着智慧火花，不多的几句话，就如画龙点睛，神气尽出。讲《诗经》，他说最经得起反复吟味的佳作是《秦风·蒹葭》一类篇章。的确，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美人在哪？可想而不可即，给人留下想象，留下余韵，是诗境的极致。讲《楚辞》，说它用“描绘、夸张的手法写想象中的迷离要眇之境，诗意更浓”，“其中《湘夫人》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写得真美，不能不说是上好的诗。”讲乐府诗，说它感情真挚，语言纯朴自然，没有文人诗文的造作气。对《古诗十九首》，行公评价最高。说它“写一般人的境遇以及各种感受，用平铺直叙之笔，情深而不夸饰，但能于静中见动，淡